

晋北锁匙 井坪城

井坪，平鲁区治所在。这座被大山环围的小城以煤炭重工业闻名，却鲜有人知其前身重要的军事战略属性。据考，自唐中叶起，井坪城已有王朝驻军，来自中原的军队排兵布阵，与草原南下的突厥部族时有碰撞。明代，大同镇加强长城防御，井坪位于二道防线中间，与灭胡、将军会等军堡构成扇形防御面，应对随时来自河套蒙古部落的冲击。数百年来，进可制扰、退可安民的历史主脉，将井坪浸染出浓重的边塞风格，刚硬、质朴、纯粹。

1

千户在此

井坪得名，与井有关。相传城内有一口古井，春秋不枯，冬夏恒温。很久以前这里已有人耕作生产，取井水灌溉农田，滋养五谷。坪，字典中解释为山区或丘陵地区内的小块平地。井坪合写，即为有井的山间平地，与当地地貌十分契合。

四周皆山的井坪城，向西可通偏关直去黄河，向北连右玉，往南接朔州市朔城区，往东可经应县、山阴到大同盆地，古人用“东障朔、应，西卫宁武”来形容此处的位置险要。史料记载，明成化年间，为了加强大同镇北边防御，特于此设千户守御所，与雁门、应州等处屯兵形成呼应之势。

千户，现代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词汇。那些年港片《东方不败》系列不时冒出的“千户”大人让人们初晓这一存在于大明军制中的名称。说到陌生，因为非专业研究人士很难知晓其包含的复杂信息。千户，金朝已出现，为世袭军职，隶属于万户，元代沿用。千户上有万户，下有百户。明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，综合前代的府兵制与屯田制之长，创立军事卫所制，在全国各地设卫，负责军事备战与社会治安兼经济生产。大明疆域广阔，常有重点地段需加强战备，朝廷通常在这些地方设千户所，统兵1120人，最高长官称“千户”。

千户到任，首筑城池，从文献资料看，井坪城平面北窄南宽，呈“凸”字形，从经验判断当属增筑形成。《宣大山西三镇图说》记，“本城土筑自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），隆庆六年砖包，周四里九分，高三丈六尺。”这般规模已接近卫城，成为彰显军事地位的例证。

在高楼林立中，古城轮廓保存齐整，东、北、西三面城墙完好，依北城墙还建有景观公园，铺砖种花，砌台植绿，景色怡人。景观带将古城北门巧妙内嵌，拾阶而上，可步入北门瓮城。瓮城东向开门，空间局促，估计当年以夺敌为建设初衷，未顾及其他。



井坪古城文保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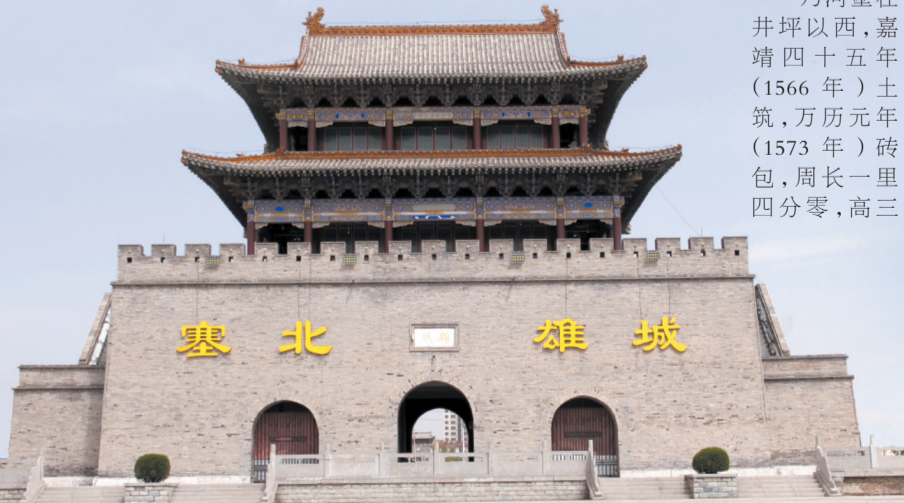
城壕遗迹



平鲁博物馆



北门及瓮城遗迹



2

炮台坚城

循城墙环行，有感城墙之高之厚，较相邻不远的凤凰城、右卫城有过之无不及，以“坚城”论之名副其实。城外东北角，立一座墩台式建筑，已成时下井坪城文化地标之一。台以基承，四面有台阶供登临，台体高耸，下有门甬，构造与长城墩台相似，当代仿制抑或在原址上重建，不得而知。

明中叶以后，不论长城墩台还是城墙马面，结构较以往更坚固，体形增高增厚，要害处多包砖。究其原因有二，一为守备瞭望，二为安置火器。在长期应对蒙古铁骑的作战过程中，明边军发现火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，创新出冷热兵器相结合的战法，把各类火炮搬到墩台城墙上，使其远射威力充分发挥。火炮发射时后座力猛烈，基础必须稳固，所以嘉靖朝以后的防御工事普遍更坚硬。

北城墙的马面的边长6-7米，与墙体形成近百平方米的作战面，冠之以“炮台”实不为过，能部署三到六门火炮，实现180度环形射击。明《殊域周咨录》中记载，嘉靖五年秋八月，蒙古骑兵冲击井坪城，中路参将李瑾、西路参将刘铠、游击将军李鉴合兵布阵，以大炮击其中坚，取得不俗战绩。

配合坚城炮台的城防利器还有城壕，也称护城河。《云中郡志》记载的井坪城“周围六百六十六丈，壕深二丈四尺，壕阔四丈”。城壕遗迹尚存，在古城南面，建成景观河形态。河两侧有民居店铺，内多饭店民宿。河床以混凝土抹平加固，最宽处十米有余，仍是旧日壕宽尺寸。河南边多现代建筑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各类风格并存，展现出井坪镇古今发展的接续过程。

前文提到的参将李瑾，后升任大同总兵官。作为大同镇一名主帅，其韬略战力肯定达标，史书记载“奋于决机，有古名将风矣”。扼守中路防御期间，李瑾勇谋兼备，多次带兵主动出击，以攻为守，逼退来袭之敌，很长时间蒙元势力不敢近井坪周边三百里。同时他还十分注重边防设施建设，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改任大同镇总兵官后，组织力量在孤店以北至天成卫之间地势开阔的地带修筑壕堑，补充明大边、二边弃守地段防御不足，今天在天镇县等地还能见到李总兵的功绩。

井坪的辉煌在今天平鲁博物馆内有所体现。博物馆位于城南，紧临一条交通干道，满载重卡往来通行，轰鸣的噪音与扬起的灰尘多少冲淡了博物馆的文化气息，若放在古城内是否更妥帖呢？不过古城内的氛围也就那么回事，新建的小区，新修的街道，已将旧日井坪城的布局陆续涂抹消失，包括十分有名的参将府，与当地频频打听，仍无处可觅。

3

老营烽火

万历四年，即公元1576年，井坪迎来高光时刻。为增强从黄河、吕梁到晋北的军力协调，井坪升格为朔州参将驻地，下辖沿边三堡，把大同镇与山西镇衔接处的军事管理权一手抓。三堡分别为乃河堡、灭胡堡、将军会堡，构筑起三角形防御带。

乃河堡在井坪以西，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土筑，万历年元（1573年）砖包，周长一里四分零，高三丈五尺。其西不远为山西镇老营堡，刚好在大同镇长城与山西镇长城交界处。老营堡离乃河堡距离约20千米，“老营之兵保西界，而以东委之乃河，割地分守，两镇之利害关焉。故有警必彼此相援，无分藩篱，庶克有济耳”。

出井坪奔乃河再到老营，一路烟墩密集。史料记载，井坪城“除援兵外，守备所领见在官军五百五十员名，马骡七十七匹头，无分边，止管火墩墩三十一座。”说明这一线防御对于烽火传讯的看中。一旦遇到敌情，驻扎在烟墩上的士卒们快速点燃烽火，向大同、朔州等地预警，浓黑的狼烟依次燃起，“以先声夺敌人之气”，在大明军队的严密防守下，扰边者有时会不战而退，认识到烽火威力的边将上奏朝廷，专门提及“若钱粮及时，训练勤熟，烽火严明，由朔州以达乃河各堡声援相及，可保无虞焉。”

承担烽火预警的人被称为墩卒，多为明代卫所军户的后代，属世袭，很多人一出生，命运就和长城烽火牢牢绑定，年幼时陪父母守墩，长大后自己守墩，娶妻生子后一家人守墩。在大明王朝的边防构架里，他们或许最微不足道，却又最不可或缺。墩卒的生存空间不大，黄土墙圈出的一个院，中间是黄土夯出的高台，起居、巡边、瞭敌、开荒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成为王朝“以武止战”边疆策略的基础落笔。

文/图 温鹏毅